让人行道透水

李光羽

近几年,上海市区的人行道,频频变脸,踩在脚下的水泥块,愈来愈平整美观;然而行道树下的那一小块泥土“领地”,却愈来愈逼仄了。

这对于城市的形象,自然是好看了。但是,从科学的角度说,却并不适合。

记得从前上海的人行道,铺的大多是方形的水泥板,块与块之间空着缝隙,而水泥板的底下,是煤渣、碎石与沙子。这种人行道,很朴素,也很实惠,特别是水泥板下面的材料,透水性能非常好。雨水从缝隙渗入地下,补充了地下水,也使行道树的树根,吸收到足够的养分。地下水充盈,城市便有了活气,尤其重要的是,雨水渗入地下,可减缓高层建筑造成的地面沉降。

灯花

可是,自人行道变脸开始,我就注意到:花式水泥块下面铺的,起先还是石子、黄沙;慢慢地,就改成水泥沙浆了;这几年,无一例外,都变成了水泥拌和的混凝土。我多事,问之。答曰:只有底子平整坚实,水泥块才能保持美观耐用。再问:这么干,雨水不是渗不到地下了吗?施工者竟反问我:“雨水都由下水道排放,地底下要水干什么?我奇怪,施工者文化不高,但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难道也不懂地下水的重要么?

照我说,行道树下那一小块“领地”,最好让它长满野草,这样既不会扬尘,又增加绿化,护养树根。树根需要水分与营养,也需要呼吸空气。城市里泥地少,留那一点点泥土给那些与水泥柏油为邻的行道树,绝不过分吧!然而,现在人行道铺底与密密的小水泥块,犹如压在泥土上的枷锁,令地底下的树根闷得透不过气来!

那天读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理条例(草案)》。原来,90年间,上海地面沉降将近2米,而控制地面沉降的主要方法就是限制地下水的开采与加强人工的回灌。专家要求多裸露点自然土地,道路要使用渗透性强的材料,等等。

对此,我举双手赞成!

结识老六

童自荣

大家都叫他老六。这个六,并非是家里排行的老六。这汉子有点迷信,喜欢让人家称他为“老六”、“六老师”。其实他姓张,我还是习惯称他作小张。

一开始,我还真以为他是个职业演员,因为他参与了电影《神探亨特·张》的拍摄,还是主角神探张的扮演者。说起来该片导演很聪明,不用观众熟悉的明星,全部起用业余演员,又像拍纪录片那样,即兴地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自自然然地来。结果观众反觉得真实可信,所以在电影节上作为冒出的一匹“黑马”,荣获了大奖。难得的是,差不多是碍于情面,像“抓壮丁”那般被“强押”拍摄的小张,因他忧国忧民的气质,居然也跟着得了个表演奖。我猜想,他从前一定看了大量电影,潜移默化地颇得了表演的奥妙吧。

那么,这个小张到底从事什么行当呢?其实,他是做书籍的,主要从事高品位、经典作品的出版。他现在领导的单位——“读库”,早已为北京书友所熟知。“这世上总有一些人,他们可以不为金钱所动……”我看小张就属于这样的人。他是那种把特有才气、品位极高的书视作自己生命的书痴,沉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庆幸,这世界上到底还有这样一些人存在。他只是在一片不起眼的小天地里默默地耕耘,好在在他周围,集合着一帮志同道合的书迷蜜友,他们时常聚会,喝个小酒,交流交流读书心得,倒也自在。

我和他是在上海的一个饭局上见的面。他为人极谦和,得奖之事当然绝口不提。此次他专程来沪,除了表达他对我们上译厂前辈演员的敬意,更是带了一个绝妙的创意要与我们分享:就是期待能和我们这些老家伙在有声读物方面有一个合作。他直言此事确有些紧迫感,要趁我们这些老人还能折腾,尽可能地再发挥一把。好极了,这想法倒是与我们不谋而合。比方我,现在不搞译制片了,又总想做些事,出一些新作品。这年头,视觉艺术已动不动把我们冲击得晕头转向,也该“听觉艺术”露露脸了。聆听文艺作品,和阅读书籍一样,可以丰富和激发想象力,这对年轻人的成长大有益处。

在随后的日子里,计划中的事一步步化为了现实。我们录短小说,也录诗歌,工作着并快乐着。

我们最近的一次见面,是今年春节之后。因我脑子里常常会闪过许多稀奇古怪的念头,所以,瞅空我很贴心地向小张建议:有些艺术大师,极有才气又极具个性,应当好好做一做,先做书,再做光盘,比方像林风眠。他答道:“我们‘读库’已经做了一本林风眠的书,很精致,有文字亦选载了他不少代表画作。”他返京后,会给我寄一本来。

结识这个老六,我有事做了。人生遇知己,谋事有同志,人生乐事也!

夜光杯

大面积智能照明

陈钰鹏

通常只有在晚秋和冬季才会出现所谓的季候型抑郁症,但现代人在其他季节也会情感紊乱,尤其是整天待在封闭式办公大楼里的员工们。

办公室白天全用人造光照明,而我们现在所用的人造光含蓝光比率太小。研究结果指出,较亮的、蓝光比率大的照明能抑制人的情绪低落和心情沮丧,能防止睡眠障碍。其实,在正确的时候使用正确的照明对人的健康非常重要。很多实验证明,如果在教室里除荧光灯外,补充采用一种由白色和蓝色发光二极管组成的“光天”(发光天花板,每个二极管可单独调节,各种色光能任意搭配和混合),从而形成类似于白天自然光的照明,能使学生的头脑清醒,他们的阅读速度和理解力皆大为提高(阅读速度最多能提高35%,读错率约降低45%)。

无论是自然光还是人造光,它们在控制人体的激素量,因为人的眼睛除了感受颜色和强光的视锥细胞和感受弱光的视杆细胞外,还有另一种视细胞。10年前,科学家们曾发现眼中的所谓神经节细胞在对光作出反应,一部分视神经节细胞对照射到光感受器的光线亮度作出反应,使大脑知道看到景象的总亮度;而且神经节细胞对蓝光的反应特别敏感。通过神经节细胞的信号传递,蓝光能压制分泌睡眠激素——褪黑激素(褪黑激素使人疲倦和降低身体功能),同时,应激激素皮质醇的分泌增强。此外,也促使血清素发挥作用,血清素具有激发热情和提高情绪、带来愉悦感的功能,有利于阻止皮质醇浓度的下降。

知苑新语

然而我们今天的大部分室内几乎没有蓝光或缺少蓝光,我们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蓝光缺失症”。不过,倘若让大脑和身体长时间接受很多蓝光也是没有意义的。到了傍晚,必须慢慢让褪黑激素重新起主导作用。

为此,人们在奥地利一个养老院进行了试验性研究。在该院所有的公共场所安装了智能光照系统,该系统模拟白天自然光的变化节奏,可自动调节光照;食堂、活动室、走廊都用发光天花板,白天由内装的荧光灯管和发光二极管提供蓝光成分较高的光线,傍晚以后主要提供暖色的卤素灯光。结果发现住院者白天变得很活跃,晚上睡眠效果大为改善,人造白日光线以一种动态过程的形式明显提高了居住者的舒适感。进一步的调研指出,采用智能光照系统不仅可减少护理人员的夜间工作量和老人服安眠药的现象,而且还能减慢老年迟钝的进展。

用于四壁的光照方案是照明技术的重大突破,用发光镶板组成的大面积照明系统通过模拟太阳升起的氛围,代替闹钟使人自然、温柔地“软醒”。有机发光二极管的研制为制造更大面积的多色发光系统创造了条件,今后室内的照明将来自于窗帘或房屋正面。丹麦和瑞典的科学家正在研发一种用来发光的所谓电化电池,这种电池可打印到几米长的塑料带上,而塑料带的应用就非常灵活和自由了。

阁楼岁月 剪影 李建国

搭阁楼是以前解决住房困难的无奈之举。阁楼高度一般不会超过成人身高,空间局促。可那时的儿童却总能在阁楼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相信有过这段生活经历并且今日已得到改善的人们一定不会忘却,当下的幸福指数也会特别高。

不会忘记我们的姐妹

肖俊锋

几年前,我陪东北来的朋友在上海一家医院治病,遇到一位叫周涵芝的女医生。闲谈中得知:她的姐姐也是在吉林省安图县下乡的。但不幸的是,她姐姐周涵菁于1971年夏季在当地不幸溺水身亡。

当时她姐姐幸运地被推荐招工。她兴奋地去公社卫生院体检,在回集体户的路上,不小心从桥上掉入河中。父母得知噩耗,急忙从上海赶过去。她的另一个姐姐也从工作地甘肃赶过去。家人无限悲痛地将周涵菁埋葬在一处高坡上。

当时周医生还在上学,没能去安图与自己的姐姐见上最后一面。四十多年岁月消逝了,仍无法抹去她对姐姐的深深怀念。年迈的父母相继去世后,她对姐姐一人孤独地长眠在遥远的东北始终放心不下。姐姐的坟墓还在吗?具体位置在哪里?……一连串的问号经常萦绕在她的心头。

于是,我郑重地答应她,帮助打听此事。

这几年,我打过许多电话询问此事,均无明确的消息。我与多位安图县的朋友也提过此事,而每次碰到当年安图县长兴公社的知青,我也总要询问这件事。后来,我将周涵菁的名字立存于上海海湾园亡故知青“青春祭”的石碑上,便于其家人和公众祭扫。

那次,遇到在上海证监局任职的周泽洪,我又提到周涵菁的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周泽洪说,当年他曾参与此事,是他与另外几个人抬着周涵菁的遗体,置放于一个通风的山洞口,等待上海家长来临的。但是,因年代久远,坟墓确切位置他却实在说不出来了。我想:知青们“大返城”都几十年了,这期间肯定无人去祭扫了,也许这坟墓已被岁月堙没……

今年3月14日,是当年黄浦区上海知青到安图下乡四十四周年的日子。当晚,我应邀参加了当年安图老知青聚会。满桌的知青朋友难得相聚,自然会说起过去的一切。我又提到周涵菁一事。

没想到一位叫孙菊英的女知青说,她与周当时是一个集体户的,她还知道那个坟墓的大概方位。而且,他们集体户的人前年和去年都见到此坟还在,只是坟地周围杂草丛生,较难辨认。还有一个重要信息:当年负责处理后事的生产队老支书还健在。

听到此消息,我激动不已,急忙用颤抖的手掏出手机给周涵芝医生打电话。当我讲出孙菊英的名字时,周医生脱口而出:“我知道这个人的。”中断了42年的联系又接上了。

第二天上午,我赶到医院去找周涵芝医生。

几年前她就对我讲过,待退休后要去安图,将姐姐的遗骨带回上海。现在姐姐的坟墓总算有了眉目,我建议她早点托其姐姐当年几位要好的姐妹,给老支书打电话,请父老乡亲先把那座坟墓清理一下,并帮忙立一个木牌,写上姐姐的名字,以便亲人们以后去了可方便找到。

周医生说:今天一早,当年与她姐姐同一个集体户的同学们都先后来过电话了。明年,她将与丈夫同去安图迁坟……

她一边说着,一边擦着伤心的泪水,这积压在心底几十年的泪水,引得我一阵阵心酸……

四十多年的光阴过去了,知青们的岁月早已化为历史的烟尘……但那些英年早逝的亡灵,在我们这个群体是不会被忘记的。

愿我们老知青都珍惜如今的生活,过好每一天……

扎马尾巴的女人

孙香我

说来见笑,我偏喜欢看扎马尾巴的女人。最简单的发型,在我眼里风姿绰约。女人一路行着,随着节奏,马尾巴也一路甩着跳着,波俏得不得了。

十几岁的女孩子,一条马尾巴最是活泼可爱活蹦乱跳;三十来岁的少妇呢,马尾巴衬托出的是一种清清爽爽的简约美;便是五六十岁老妇人,也还能扎,老来俏就俏在这马尾巴上了。

马尾巴也不是女人个个都配的,看似不过是把头发往脑后这么一扎,脸型头型有一点点缺陷却都毕现无遗,而脸型头型好看的呢,马尾巴一扎,好看则更显而易见了。敢扎马尾巴的女人,一定都是对自己自信满满的。等到女人又花钱又花工夫把头发弄得花里胡哨时,若不是想遮掩什么,谁还费那个事呢。

我不说谎,大街上碰到扎马尾巴的女人,我总忍不住要多看两眼。女人的发型千千万,一束最简单的马尾巴,却最好看,最耐看,最值得看了又看。女人知不知道呢?

在高雄踏公共脚踏车

周天柱

近日媒体报道的一则消息引起各方热议:鉴于车卡比例失调、霸车情况屡发等现状,推行已4年的闵行公共自行车全免费政策被迫变动,不久新政有望出台。其实试行任何便民措施,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如何使公众叫好的公共脚踏车服务体系可持续发展,不妨学学台湾高雄。

台湾爱称自行车为脚踏车,当地人认为这样直呼更确切、形象、易懂。颇有意思的是,全台首先实行的高雄市公共脚踏车租赁系统与率先在大陆试行的上海闵行地区公共自行车免费政策有许多类同之处:几乎在同一时间,即2009年3月正式启用;两者所采用的方式基本相同,设24小时无人看管的租赁站,形成网络型的租赁体系;主要为捷运(即地铁)营运后的最后一公里路程服务,而高雄还强调脚踏车休闲、健身的功能。

七夕会 行旅印痕

几次去高雄。只要天气晴朗,就见出了捷运站的乘客气定神闲走到公共脚踏车租赁站,掏卡一刷,跨上车就走,令人好不羡慕。询问同行的台湾好友才知,凡手持VISA、Master Card(需储存新台币)等刷卡使用,第一小时内免费,第一小时过后每30分钟20元(新台币、下同)。而当地市民更爱使用类似上海交通卡的一卡通,租费可减半;持卡者免押金,但需缴费450元(储值金300元、制卡费150元)。若遗失车辆,主管方将按价扣划持卡者授权的信用卡或银行账户上的钱款,每辆车计价3000元。目前该系统由高雄捷运公司提供7000辆脚踏车,有79个租赁站点可供租用。

去年12月,高雄公共脚踏车又一次华丽变身,新款青绿色车体更为环保,配备花鼓发电型LED灯、多角度锁舌、小齿轮传动,外观轻快、明亮。车辆分高、中、低三种固定高度,骑车人根据自己身高自由挑选。

公共脚踏车带动绿色出行。高雄市民感到最为自豪的是,至去年年底,近280万人口的城市已拥有近280公里的自行车专用道。2011年12月只有约二万二千余人次骑用公共脚踏车;而2013年1月已猛增到十四万七千余人次,足足增长了5倍多。

龙年高雄自由行骑车游又有新的惊喜,十字路口设立的行人交通灯所管控的敏捷小绿人不但会跑,竟还能骑脚踏车,这在全球任何地区都未见。脚踏车手只要按此灯指挥,沿着新绘制的醒目的彩色标线的自行车穿越道过马路就万无一失。为确保行车安全,主管部门可谓煞费苦心。

前些时候高雄对旅游资源又进行了整合更新。在该市观光局会议室内,陈局长手握激光笔,指着地图热情地介绍道:“4条新整合的经典路线包括港区高雄逍遥游、眷村军旅探秘游、祈福购物轻松游、农村民俗体验游等。推出这些路线,为的是让喜爱主题旅游的观光客能在短时间内深度体验。”临近话尾,他又笑呵呵地加了一句:“要真正了解高雄的草根文化,您就必须骑车好好乐一把。”

戴上墨镜、太阳帽,高雄结伴刷卡骑车自由行还真叫爽。跳上铁骑,疾驶缓行,悉听自便;城乡野趣,尽情享受。沿着“大树丘陵”一路走,外形奇特的新建厂房、硕果累累的凤梨庄园一一掠过,令人大饱眼福;挑战穿越“燕巢月世界”,如同探索地形奇特的外太空星球;而慢行称为“308高地”的内门乡和左镇乡一带,则可饱览壮丽的“草山月”景观;最棒的“绿色隧道”从六龟乡台27线一路往北衔接南横线,被网民公认是“全台湾最美的脚踏车之行”。

足蹬公共脚踏车畅游高雄,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别有情趣。

今宵灯谜

周修荣

开心日记写人生

(字一)

昨日谜面:书罢襟袍染墨香

(植物名)

谜底:薰衣草(注:草,草写)